

世界现代史论文索引

(1949.10 —— 1980.3)

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现代组

一九八〇年七月

说 明

1. 这本“世界现代史论文索引”是世界现代史课程的辅助教材。

2. “索引”收集了解放以来我国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世界现代史的论文和资料。书中还选印了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同志生前的一篇讲话。虽然讲话已有十多年了，但对学习历史仍有指导意义。

3. “索引”主要来源为《全国报刊索引》（山东编和上海编）由于人力有限，难免挂一漏万，敬请指正。

4. 每一条目内的次序为：篇名、作者及译者、刊物名称、期数。期数简写为阿拉伯数字，如1956·7——63，即为1956年7月第63期。在“作者及译者”一栏中，如仅为作者将不标明××著，如同时有作者和译者，将标明××著××译。

目 录

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三个基本”的问题(翦伯赞)...

..... 1

*

*

*

一、综论 20

1. 各国史学情况 20

2. 关于史学理论 25

附：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 23

3. 关于世界史体系问题 33

4. 关于世界现代史的学习与研究 35

5. 关于世界现代史的分期问题 37

二、苏联 41

1. 十月革命史 41

2. 关于列宁 46

3. 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 50

4. 关于斯大林 56

5. 关于其他人物 59

6. 关于苏联史的研究 61

三、国际共运和民族解放运动 64

1. 共产国际 64

2. 其他 65

3. 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

四、德国 67

1.关于十一月革命	67
2.其他	68
五、匈牙利	71
六、东欧其他国家	73
七、法国	76
八、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	78
九、美国	80
附：关于福兰克林·罗斯福	83
十、北美其他国家	84
十一、拉丁美洲各国	84
十二、朝鲜	86
1.关于“三·一”运动	86
2.其他	88
十三、日本	89
十四、蒙古	92
十五、越南等印度支那国家	92
十六、东南亚各国	95
十七、印度	97
附：关于甘地	98
十八、土耳其和中近东国家	99
十九、非洲	100
二十、国际关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101
1.国际关系	101
2.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起点问题	103
3.关于英、美、法等国的绥靖政策	104

4. 关于二战前苏联的对外政策	106
5.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107
6.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	112

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

“三个基本”的问题

翦伯赞 [遗作]

(本文是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同志1963年3月29日在广西师院所做报告的一部分。原载《历史教学》1979年第八期。本文略有删节。——编者)

我到桂林以后，听师范学院的老们谈到历史学的基本功问题。我觉得基本功是要学的，但这个提法不太全面，全面的提法还是要讲“三个基本”：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就我所知道的，现在讲的基本功，主要的是讲如何读书，如何查字典如何找材料，不包括基本理论在内。我这个人很喜欢讲话，当大家对史料不大十分注意的时候，我曾经提醒过大家要注意史料。现在似乎大家又好象偏重史料，对理论不大注意了，因此，我又想提醒一下大家，理论还是要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所谓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这种思想去指导研究历史，是研究不好的。

.....

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就是替这个人物作总结；
我们研究一个历史时代，就是替这个历史时代作总结；我们研究一个历史制度，就是替这个历史制度作总结；研究一个历史事件，就是替这个事件作总结。作总结不容易吧！我们搞了一年工作和

教学，要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一年的历史很难总结，那么总结几千年的历史就更难了。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写出现代史来呀，解放以来的历史，能不能写出一本书来总结一下呢？我看很难写出来，我也写不出来。那么把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总结一下，要不要理论呢？也要理论吧！鸦片战争以前几千年的历史，也要总结吧！这些现代史、近代史、古代史，都要我们来作总结。整个的历史，要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重新加以研究。若没有理论怎么行呢？毛主席告诉我们，以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研究。我们打开二十四史，有多少历史人物，都要作总结。毛主席只是告诉我们，这些人要做总结，要对他们进行研究，要给他们评价；也告诉我们如何评价，如何研究。但是他没有把孔夫子到孙中山中间成千上万的人每个人都作出总结来。我们也不能把每一个历史人物的总结都依靠毛主席去做，我们坐享现成，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历史学家自己的任务，对一个人要做出总结也很困难吧。大家在解放以来经过许多的运动，很多同志都曾经做过总结，对于一个人要做总结尚且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要对成千上万的人做总结，如果没有理论，行吗？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现在没有作出正确的说明，都需要我们学历史的人来做总结，来进行研究。没有理论，就万万不能开步走。马克思讲，学自然科学的人，可以用显微镜看微生物，看细菌，也可以用化学反应药来识别。学历史的人，用显微镜不行，用化学反应药也不行。你把“秦始皇”这三个字放到显微镜底下看，那也看不出他这个人究竟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所以，研究历史科学，还是必须学好理论。

学理论不是那么简单，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都是很困难的。

孔夫子的学生就觉得“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矣，夫子之言信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矣！”文章可以学得到，讲性命的讲天道的这些理论就不容易学到。理论的学习是比较困难。

现在关于理论的学习有这么三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就是觉得我不学理论，也可以变成历史学家，这很危险，恐怕就只能做资料工作，不能做历史学家了。退一步说，就是收集材料也要理论的指导：什么材料是重要的，什么材料是次要的，什么材料是典型的，什么材料是非典型的，什么材料是真的，什么材料是假的，这也要理论的指导。所以不学会理论，连做资料工作也没有办法。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材料，而且那些真有用的材料就会在你的眼睛里边凸出来；那些次要的材料，它就回避了。研究历史，一定要学好理论，从收集资料，研究资料到写成文章，写成书，都要材料，都要理论。如果有人这样想，说我不学理论也可以成为历史家，因为我掌握了很多历史资料。这种想法也是危险的。没有正确的理论，只有史料的堆砌，怎能成为科学的历史家？当然，只学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材料，只放空炮，那也不行。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没有说过搞历史不要材料，我们是说要重史实，要掌握大量材料，但是，我们说，更要重视理论。

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些同志学马克思主义，学到一定程度以后学不进去了，觉得这个东西难学，但是也懂得一些了。凡是讲阶级关系，骂地主一顿就行了，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讲到民族关系，把汉族骂一顿，以为这就不犯大汉族主义了；讲到国际关系，就是做一点自我检讨。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我曾经讲过，我们马克思主义没有学好。一直到我写那篇《若干历史问

题的初步意见》又说过，我们有很多同志连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都没有搞清楚，好象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主要矛盾都是敌对阶级的矛盾。但是，主要矛盾不完全是它，有的时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些时候，民族矛盾也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可以是基本矛盾，也可以不是基本矛盾。对基本矛盾同主要矛盾，我们的同志没有搞清楚。好象讲这一段历史，要不讲历史的主要矛盾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就丧失了立场，必须如此讲；纵然不是的，也是这样讲。这就是简单化。

还有第三种的同志，满足于自己现在所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学得差不多，可以不必学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找一点资料，那就可以成为最好的史学家了。这样的同志也是非常危险的，是有点自满。是不是都学好了？在最近北大召开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我有一个发言，我说，我看没有学好，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理论没有学好，社会发展史都没有学好。如果有人要是说我这话讲得不对，我说我们举行一个测验，或者举行一个考试，出几个题来考一下：何谓奴隶制度？何谓封建制度？何谓资本主义社会？它必须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它就不能称为奴隶社会，不能称为封建社会，不能称为资本主义社会。怎么样叫做“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具备那些条件才叫“萌芽”？只出一个题，请大家来答一下，我自己就不能及格。你们可能比我学得好一些，我看也很难得五分。的确的确，现在大学里面应该再好好的学习一下社会发展史。连社会发展的轮廓都没有搞清楚就去讲资本主义萌芽，参加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我觉得是很危险。这说明了我们的理论很差，并没有学好。

我们没有学好，表现在那些地方？表现的地方很多。我最近

为了检查教科书，写了几条要求，大家说这个要求太严格。我说这个要求我自己也办不到。但是，严格一点好。我们现在最大的毛病是把历史弄得公式化，概念化，表面化，简单化，片面化，现代化。我们要反对公式化，反对概念化，反对表面化，反对简单化，反对片面化，反对现代化。不要公式化，要条理分明，脉络贯通，能够画出历史的轮廓，能够显示出历史发展的倾向；不要概念化，要把历史问题能够提高到理论的深度和原则的高度；不要表面化，要通过历史的现象，揭发出那些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本质，不能从本质上来谈本质，要从现象去发掘出本质来；不要简单化，不要繁琐，不要堆砌，能够扼要地把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典章制度的具体内容写出来；不要片面化，要能分辨清楚主要、次要，有所侧重，既不片面的夸张，又要重点突。还有现代化的问题，写历史剧的同志常常有这个问题。既不要现代化，又要替政治服务，这个行不行呢？是不是我们一替政治服务，就要把历史上的古人古事都扯到现在来，我看没有这个必要。现在很多的历史剧，都有现代化的倾向，总是正面人物不是共产党员就是青年团员，甚至比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都正确。因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还要犯错误，而戏剧里面的正面人物是从来没有错误的。那怕他是汉朝的也好，唐朝的也好，宋朝的也好，明朝的也好，生在一千年以前的人都比现在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正确，而且他的阶级意识，比现在的无产阶级还要鲜明。现在的戏剧，我看就这样。这些同志的动机很好，应该肯定。他就想要通过这些戏剧来给观众一种阶级教育。但是，他忘记了一件事情，列宁讲过一句话，我们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以内。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要求。离开了历史主义，

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写历史也好，讲历史也好，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教书也好，写戏也好，是不是要贯彻政策的精神呢？当然要贯彻政策的精神。但是历史学首先是科学性，第二就是革命性。科学性和革命性能不能统一呢？有些同志说不能统一，如果要讲革命就不能讲科学；如果讲科学，就不能讲革命。我看，这个不对，完全可以统一，就看你怎么样去统一。有一个时期，教书的，有很多的同志要把政策贯彻到历史里去，于是我们党现在提出了一个什么口号，提出了个什么号召，就把这个口号，这个号召塞到历史里面去；提出一个什么政策，也就把这个政策塞到古代史里面去。好象古代的人就实行这个政策，就提出了这种政策，就提出了这个口号。我觉得这种办法太现实主义了，这简直是强迫封建皇帝来接受共产党的政策！那是不可能的。有人说，评论历史人物要照毛主席讲的六条标准，你说那行不行？那样，历史上的人物都是坏蛋，没有一个好东西。他那里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呀？秦始皇、汉武帝都不拥护呀！至于讲到历史上的国际关系问题，都要求照万隆精神，这那里行呀？万隆精神是今天提出来的。讲到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民族大家庭，那么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就没有起任何作用了，一早就是大家庭！在阶级社会是个民族牢狱，共产党来了才变成个家庭，你说是宣传党的政策，实际上是降低共产党的作用。

理论没有学好，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观点和材料不能统一。讲书的时候，先讲一堆史料，然后讲理论。或者先引几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话，做一个帽子，再拿一大堆史料来解释这些话，也不管这些话同材料能不能套得上，反正就是这样。第二就是把理论变成历史学的标签，变成历

史学的花边，变成资料的花边。所以理论没有学好，主要的表现在观点和材料不能统一。马克思讲了一句最形象的话，他说，你要找一个雕刻家或画家的思想，一定要从颜色和大理石中间去找，不是从它的外面去找。一个画家为什么要用这个颜色去画画，这是他的思想就表现在这个颜色里面。你离开了颜色，离开了这张画到那里去找画家的思想？雕刻家他雕出来这块大理石，他的思想就凝固在这块大理石里面，离开了大理石的雕刻，你去那里找雕刻家的思想呢？为什么过去的雕刻家，他不雕刻劳动人民，现在的雕刻家要雕刻劳动人民？为什么过去的画家他不画农民，现在的画家要画农民？戏剧家的思想要在他的剧本里面去找。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人，要写这些题材，而不写那些题材？又为什么要把这个历史人物搬到午台上，而不把另外的历史人物拿出来？这是他的思想。一个历史家，你为什么对这个人是这样的看法而不是那样的看法？对这件事是这样的看法而不是那样的看法？就是说，要在你叙述这件事、这个人的过程中去理解。你的思想要摆在历史的叙述当中，而不要摆在叙述的外边。不要讲完了一大堆材料以后，再来引用几句马克思的话，或者先引几句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的话，然后再把自己的话、把材料摆出来。这样就材料是材料，理论是理论，史料与观点分家，而不是史料和观点统一。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这要有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就是说，理论很重要。

政策同理论要统一，并不是说要把今天的政策塞到古代历史里面去。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定出来的，如果共产党的政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就是犯错误了。但是，它还要根据国家 and 民族的革命的现实、当时的条件、民族

的特点等等具体的东西，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结合起来去制定政策。理论是带有普遍性的，政策是带有具体性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同样的社会主义国政策可以不同。政策是有地点、时代的限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策，一个王朝有一个王朝的政策。同一个王朝，前一个皇帝和后一个皇帝可以有不同的政策；同一个皇帝，他前一段和后一段也可以有不同的政策。比如说汉朝，在汉武帝以前的民族政策是和亲政策，就是同匈奴人和亲，到了汉武帝时候，变成了战争政策，同匈奴人打了一百年的仗。到汉元帝的时候，又回到了和亲政策。因此，我们恭维王昭君。王昭君出塞是公元前33年，她作为一个和平使者到匈奴去，匈奴人最喜欢她。我前年到内蒙古，到处都见有王昭君的坟墓，每一个人都希望王昭君埋在自己的故乡，到现在内蒙古的人民都很喜欢她。所以这个民族政策是有时间性的。在同一个封建社会，不同的王朝；同一个王朝，不同的皇帝；同一个皇帝，他的前期和后期，还可以不同。我们不能强迫前一个皇帝来接受后一个皇帝的政策，也不能强迫前一个王朝来接受后一个王朝的政策，更不能强迫一个奴隶社会的皇朝来接受封建皇朝的政策，也不能强迫一个封建王朝来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因此，我们不能够把现在的政策，一些具体的东西塞到古代历史里面去。用这样的办法作为古为今用的办法，用这样的办法让历史替政策服务，这个服务就帮了倒忙，没有服好，不能这样服务。我们要贯彻的是什么？我们服务什么东西？最主要的是让历史科学为一定阶级、一定时期的最主要的任务服务。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就是为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不是用过去的历史人物来服务，不是用过去的

历史事件来服务，而是要我们从历史上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阶级斗争的经验，或者是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用历史上这种经验，劳动创造的经验，用历史的规律性，用历史的倾向性，来替政治服务。我们指出历史一定会要使得整个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历史证明了这件事，其他国家的历史也能证明这件事。我们就是通过历史宣传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宣传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出现、成功、胜利的必然性。历史上好的经验我们就加以发展，坏的经验就引以为戒，不要重复。用这样的方法来替政治服务，这才是真正的服务。现在有很多戏剧家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我就有个不同的看法。卧薪尝胆可以替政治服务，我们现在要刻苦耐劳，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不能因此就把越王勾践说成一个那样了不起的英雄。越王勾践是不是那么个英雄？越王勾践把吴国灭了，是不是为了一个新的原则而战？我看没有为新的原则而战。他就是打起一个复仇的旗帜，他并不是为着一个新的原则而战。而且他带着他的皇后，带着他的大臣，带着他整个的国家，奴颜婢膝地接受吴国的屈辱。这种帝王我们也要跟他学呀？我看越王勾践有些地方可以学，他的刻苦耐劳可以学。但不能因为他刻苦耐劳，他那个奴颜婢膝也就变成好的了；也不能因为他奴颜婢膝去接受屈辱，他的刻苦耐劳都变成坏的。这个还是要分别来讲。我觉得不要把一个历史人物绝对化了，一好就全好，一坏就全坏。当然写戏一定要有正面人物，还要有个反面人物，那么就必须尽量地把正面人物写得好一些，也必须尽量地把反面人物说得丑一些。戏剧上是允许艺术夸张的。但是，夸张也要有个限度，夸张到什么程度，就再不要向前进了。我不懂戏剧，但是有的时候看戏，正面人物尽是好的，反面人物就百无一

是。当然戏剧家他要典型化，可以这样写。这是讲理论的问题。

其次，资料重要不重要？资料也很重要。学历史如果不掌握资料，光有理论，那是不行的。中国唐朝的史学家刘知几就讲过，历史家有三长：才、学、识。没有资料光有理论，从理论到理论，从抽象到抽象，从概念到概念，从结论到结论，那是讲空话。恩格斯讲，专靠几句空话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一定要掌握资料。我们要反对轻视资料。有一个时期，有这么个提法：资料就是史料，史料就等于历史，这是错的。研究历史要史料，但是史料不等于历史。如同盖房子要砖瓦，砖瓦不等于房子；做衣服要布帛，布帛不等于衣服。把砖瓦变成房子，把布帛变成衣服，把史料变成历史，要经过加工制造的过程。我们找材料，只是历史研究的准备工作，但是，这是一个必要的准备工作。正象盖房子必须准备砖瓦，做衣服必须准备布帛。那怕你是个最好的工程师，要没有砖瓦，怎么盖起房子来呢？最好的裁缝，没有布，怎么做出衣服来呢？最好的历史家，没有资料，怎么能写出历史来？所以资料是重要的。但是必须要声明：资料不等于历史。我们有一个时候反对把史料当作历史，有些同志反得过火了，连带史料本身也反对了，这是错误的。史料不能反对。当时好象这样讲：谁要搞史料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把史料和资产阶级思想划一个等号，这太恭维资产阶级了。史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任何阶级研究历史都要史料。封建社会史学家司马迁、司马光没有掌握史料，他能写得出《史记》、《资治通鉴》来？司马光不是写完了《资治通鉴》还剩下几大房子的史料吗？资产阶级历史家也掌握史料，无产阶级历史家更要掌握史料，而且真正忠实于历史资料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歪曲历史，为了辩护他的阶级统治，

甚至于歪曲史料，捏造史料。如果说史料就等于资产阶级思想，那岂不是说，只有资产阶级研究历史才是有凭有据的，而无产阶级研究历史，反而是信口开河，随便乱讲。这个说法，简直是不好，必须改正。我们要历史资料，但反对把史料当成历史。我们在资料的问题上，同资产阶级有没有区别？有区别。区别在什么地方？不是谁占有史料的问题，而是用什么观点，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史料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历史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用唯心论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对待史料；无产阶级的历史家是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对待史料。除此以外，在史料问题上，我们同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区别。他要这个史料，我们也要，甚至所用的史料是一样的。上次编史料，我们有个同志写一个编后记，说要注意史料的阶级性。我说你就不要编了，我们的史料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留下来的，那还编什么？你说要注意阶级性，过去那里有无产阶级的史料？因此什么时候留下来的史料，什么阶级留下来的史料，它是用什么阶级观点写的，这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写《资本论》，用了一千五百多种资料，没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在他以前那里有马克思主义呀？这都是资产阶级的、封建的。但是，马克思就用封建的史料，资产阶级的史料写出《资本论》，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这证明了史料的阶级性没有危险。历史学家自己的阶级立场不稳定，才发生危险。危险不在于史料本身的阶级性，而是在于历史学家自己的阶级意识明显不明显。提醒大家，以后还是要注意收集资料。资料掌握得越多越好。毛主席讲过，列宁也讲过，马克思也讲过。对一个人物的评论也好，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评论也好，能够多掌握些材料，

做出来的结论准确性就大一些，少掌握材料，做出来的结论就比较有点危险性。从收集材料到掌握材料，不是一件事情；收集了材料不等于掌握了材料。首先要知道研究那个问题，到那里去找材料。因此我们现在年纪大些的同志，应该要给同学们引路，最好把研究某一些问题要用的参考书给他们开出一个目录来，他现在没有时间看，毕业了可以到书库去看。找到这书以后，有那些材料要抄下来，那些可以不抄下来，那些是重要的，那些是不重要的，那些是假的，那些是别人加进去的，这又是问题。辨别了材料的真伪，辨别了材料的重要不重要以后，还没有完结，还要把材料写成历史，那你就必须要把整个的材料在你的头脑中间完全溶解，变成自己的，那才叫占有材料。否则你就没有占有，只是从书里面抄上你的笔记本子上，材料移动位置而已。占有了材料，你是不是就掌握了呢？没有掌握。可见从找到材料，到占有材料，到掌握材料，是一个过程。学理论也是一样的。第一要记得；第二要懂得；第三要会用。记得不等于懂得，懂得又不等于会用。马克思的话，毛主席的话，背得不一定都懂。懂得不一定都能运用。从学理论来讲，从记得到懂得，从懂得到运用，这又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讲史论结合，如果理论没有学好，材料又没有，那你拿什么东西同什么东西结合呢？不能拿一个零同另外一个零来结合，零加零还是等于零。所以首先要有史料、要有理论，然后才能谈到史料和理论的结合问题。

历史学有理论的问题，提高一些现实性就有政策的问题。首先要懂得政策，要懂得理论，然后才能谈到政策和理论的关系问题。

我们现在审查教科书，第一是资料的审查，资料对了就对，